

# 老外聊中國

撰文／布萊恩·霍頓（英國大學教授）

## 上有天堂·下有蘇杭

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一個秋天下午，從英國飛北京再至杭州的飛機一落地，時差即折磨得我顛三倒四的，面對眼前這個新的大陸、新的世界、新的生活，心中頓生一種陌生感，頭也昏沉沉的。此時暖風輕輕地拂著，眼前茫茫的一片都籠罩在黃褐色的塵土中。沒有人來接我，心中也未曾有過這種奢望。方才在機上跟一位中國工程師搭訕過，出了機場便老著臉皮搭了他的便車。6個人擠進一輛拉達牌老爺車，半小時後進到了杭州市。以前只在書上讀到過這個美麗的城市，知道當年馬可·波羅曾在這裡的街上逍遙過。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，西子湖風景稱得上天下一絕，歷來是天下有情人觀光的聖地；而今呈現在我面前的，卻是一個灰濛濛、「歷史」般的舊城市。馬路的一側是久經世紀滄桑的歐式建築；另一側則是外觀斑駁、五、六十年代興建的一座座史達林式樓房，樓群中間夾雜著一排排的老木屋，因不堪棚頂的重壓時不時地唧唧作響著。成群結隊的自行車任意地穿行於貨車和公共汽車之間，喇叭聲、喘息聲混成一片，場面好不熱鬧。（說得嚴重點，眼前的一切簡直就是亂了規矩。一、二十年前的中國壓根就無交通規則可言，許多車輛甚至背道而馳，雖然按規矩都得靠右行駛，無奈馬路上卻沒有幾個將交通規則當回事的人。）

遠離蘇格蘭家鄉，經過三天的跋涉，我總算來到了這裡。眼下我正在校園內的老宅裡淋著冷水浴，熱水得每天花錢去樓道中一長約2立升容量的熱水器那汲水。我在中國的日子過得可真夠簡樸的，簡直跟蘇格蘭偏遠的艾特裡科穀地農家差不多。又轉念一

想，英國人不是同樣經歷過苦日子嗎？戰後50年代物質匱乏時期的經典鏡頭是，街道上可以聽到母親拉開窗戶，對著戶外貪玩的兒子大聲喊道：「約翰，還不趕快回家吃你那半個雞蛋，你再晚回來一會兒，你哥就要將屬於你的那一半吞到肚裡去了。」

抵達的當晚，我借了一輛單車，開始了首次的西湖遊。夜幕下湖面波光潑潑，縱橫交織著的小橋和堤岸於華燈掩映之下閃閃發光。斷橋邊的湖畔小亭裡，不時地飄來悠悠地方唱腔，湊近觀賞發現戲班子雖小，但琵琶、二胡、笛子卻樣樣齊全。要是哪位路人有興致放下自行車，街頭藝術家當即會為知音狀上拿手的一曲。我獨自立在岸邊，眺望湖面，靜靜地聆聽著，仔細回味眼前已企盼了多年的東方風情畫卷，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早年不知吟誦過多少遍的一系列讚美西湖的詩篇，猶如置身於幻境；然而此刻的所見所聞提醒著我，以往我曾期盼過的一切詩情畫意都已夢想成真。剎那間，我的淚水不由自主地流淌出來，我知道這是喜悅的淚水，欣慰的淚水。因為我總算「回家了」，回到了我無數次夢縈過的古書中的中國。

## 體驗中國的日子

感動過這個美好的傍晚以後，我開始了一個老外體驗中國的日子。80年代的中國剛剛擺脫了飽受磨難的文革時代，振興的新時期有艱辛也有喜悅，有迷惘也有驚奇。杭州城裡的老外們喝上幾杯當地的虎咆啤酒後，大家開始擺起徹夜龍門陣，大聊特聊在中國的「活見鬼」。人人表示一旦給「鬼」纏上，你就沒得著，這個「鬼」意指老外無法忍受的一些中國現象。比如吵吵鬧鬧、擁擠不堪的街道，塵土飛揚、四周髒兮兮的環境。到了公

車站前，你用不著勞神地去尋找隊伍，當汽車進站時，你立即會被不知從何冒出來、奔湧向前的人流所吞沒。詢問周圍人為何不排隊，回答是：「人太多了，排不過來。」此外，還有令人痛恨的拖拖拉拉官僚主義態度等。

那年我落腳杭大時，結識了一些「中國通」的西方留學生，比如幾個德國人已在留學生樓住了3、4年。這些老前輩們興起一個中國「怨恨日」的節目，只要有人哪天碰上什麼倒霉的「鬼」，比方說在郵局白白站上一個半鐘頭的隊，結果發現自己的包裹被人動過，裡面的東西所剩無幾；或者在火車站排了老半天的隊，終於挨到售票窗口時被告知一周內的火車票都已賣完，下周能否買到「鬼」才知道。誰要遇上這麼一天，準會騎著自行車，氣沖沖地趕回校園，逢人就嚷嚷，罵自己倒了八輩子楣，在中國又活見鬼了。這時候準有自告奮勇者趕到小賣部買上兩箱啤酒，然後在中國路人好奇地注目下用單車歪七扭八地駛回來；還有人會慷慨地奉獻出珍藏已久的歐洲奶酪或巧克力。於是大伙兒聚在一塊開懷痛飲，口裡不停地數落著中國，直到把想罵的都罵完，心中的怨氣全部「傾囊而出」後，待大家一塊兒出外吃飯時，已變得啥事都沒有的樣子了。這個中國「怨恨日」還真管用，記得一個月內會有那麼一兩次。

顯然事情得從兩方面來看，也許在中國人眼中，我們這些老外不過是些面色緋紅的傻大個，對於中國的細節禮數知之甚少，難免每天在自身的「洋禮數」與當地的「土禮數」較著勁。在我們抱怨中國式的廁所、遭遇了某某官僚的撲克臉色，嘮叨個沒完的時候；中國百姓卻覺得老外對中國的禮數實在是不上路，舉例來說，老外不懂中國人的敬煙規矩，不懂怎麼端茶待客，甚至不懂如何與來訪的中國客人道別。而老外娶的所謂「中國美女」，在中國人眼中根本是些醜得沒邊的「困難戶」，「醜」的原因是嘴巴太大、皮膚太黑且眯縫眼單眼皮。最令中國朋



中國庭園

友難堪的，要算一伙人聚餐後，老外居然個個正襟危坐、神態莊重地平攤人頭餐費。老外要求擁更多的私人空間，但中國人卻覺得大家擠在一起習慣了，住得太安靜了反倒寂寞。大家毗鄰而居，抬頭不見低頭見地互通音訊、守望相助，才算人情味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們這些被中國人稱為「老外」者，在中國被歸於何方聖人呢？漢語中「老外」這個詞含有敬意和友好，絲毫沒有貶低的涵意。奇怪的是，這個詞居然找不到一個中聽的對應詞彙。做為一個老外，又該如何稱呼一個中國人呢？表面上可用「小」字來對應「老」字；但用「小」來稱呼長者就說不過去了，一些德高望重的長者甚至忌諱用「老某」來稱呼他們。一次在大學辦公室裡，一位男士推門打聽：「老徐在嗎？」端坐在辦公桌背後的徐教授自己搭腔了：「這裡沒有「老徐」，只有「徐老」。」再說「外」字的對應詞是「內」，按這種邏輯推論，當中國人呼我「老外」時，我理應回稱他們「小內」。謝天謝地，我還沒如此弱智地去實踐。